

凭几與杏壇

〈孔子與十弟子圖〉的二種表現

■ 高明一

作為百代師表的孔子，歷代封號尊崇，禮制追尊天子，孔子的「王者」像祭祀於廟學。作為教育形象，以孔子與十弟子圖為代表，北宋後期流傳的〈凭几圖〉是以「凭几」來表現孔子與十弟子的輩分尊卑，直至明代仍存。後出於〈凭几圖〉的〈杏壇圖〉，是孔子與十弟子圖另一表現，南宋理宗至元初時已流行。孔子與十弟子圖的出現雖遠早於北宋，但凭几與杏壇這二種圖示，成為孔子講學的固定圖像。

孔子「王者」像的使用場合

元代馬端臨《文獻通考》卷四十三〈學校考·祠祭褒贈先聖先師〉記載：

自唐以來，州縣莫不有學，則凡學莫不有先聖之廟矣。

「廟學」是中國教育的特色，「學」是教學，「廟」是祭祀，「廟學」則是以祭祀為核心所展開的教學空間，廟學制度的普遍化始於唐太宗之際，孔子「先聖」的地位也為之確立。¹開元二十七年，唐玄宗封孔子為「文宣王」，祭祀位置改為坐北朝南的「南向」位，中國的官方祭祀上分大、中、小三種等級，《宋書·禮志八·文宣王廟》記載在北宋「文宣王廟」的祭祀屬中祀，京城文宣王廟設在國子監內，有孔子、孟子、十弟子的塑像，以及七十二弟子的畫像，這些塑畫像則是用於祭祀。作為文宣王的孔子像在「廟學」的穿戴，唐玄宗以上公袞冕為之，到宋真宗時，欲封孔子為帝，因

限於禮制而於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封「至聖文宣王」，孔子穿戴仍循上公之制。宋徽宗時，雖然封號不變，但孔子除了上公九章服外，頂戴的十二旒冕與廟門立二十四戟的規格，均同天子威儀。²

北宋徽宗崇寧三年（1104），襲封衍聖公的孔端友在境康之難（1127）隨高宗南下，其弟孔端操留守山東曲阜。金熙宗天眷三年（1140，南宋高宗紹興十年），下詔求孔子後裔，任孔端操之子孔璠襲封衍聖公，後世稱為孔氏「北宗」。世宗大定十四年（1174，南宋孝宗淳熙元年），國子監起請「孔子廟大成殿聖像，冠十二旒、服十二章」，「於禮為備」。（《孔氏祖庭廣記·卷三·崇奉雜事》）西元1234年（南宋理宗端平元年），金朝被窩闊臺所滅。元世祖至元八年（1271，南宋度宗咸淳十年），忽必烈取《易經》「大哉乾元」之意，改國號為大元，於至元十九年（1282）消滅南宋。直至元武宗

於大德十年（1307），加封孔子為「大成至聖文宣王」。（《元史·成宗本紀》）明朝洪武元年（1368），朱元璋詔以太牢天子之禮祭祀孔子於國學。洪武三年，詔革去諸神的官方封號，唯獨孔子仍沿襲「大成至聖文宣王」爵號。（《明史·禮志四·至聖先師孔子廟祀》）

明孝宗弘治十八年（1505）陳鎬所編的《闕里志》，原為十三卷本。後由孔弘乾續修，嘉靖三十一年（1552）孔承業刻本，為十五卷本。孔子第六十五代孫、天啓元年（1621）襲封衍聖公孔胤植（1592-1647）於明朝崇禎年間的續修，為二十四卷本。《闕里志》二十四卷本的卷一〈圖像誌〉刊有〈大成至聖文宣先師孔子之像〉，面像為濃重鬚眉的長者，雙手執珪、身著十二章服、頂戴十二旒冕，坐於椅上。（圖1）其旁有文字云：

明天順元年，置先聖像一龕于文淵閣，像乃銅範飾金。至是，閣臣每晨入，必先行四拜禮云。

「天順元年」（1457）為英宗第二個年號，與此相關是英宗正統六年（1441）楊士奇編《文淵閣書目》。永樂十九年（1421），皇帝朱棣下令將南京文淵閣所藏圖書每種各擇一部，送往北京，收於左順門北廊，未有完整書目，正統六年奉旨移於文淵閣東閣，以千字文編號，由時任太子少師、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奉旨整理，編成書目。³至於文淵閣臣「每晨入，必先行四拜禮」，起源於皇帝對孔子的拜禮，始於宋真宗於大中祥符元年（1008）十一月一日謁先聖廟：

內外設黃麾仗，上服靴袍，行酌獻之禮，宰臣親王而下，文武百官，各立班於殿庭，孔氏宗屬並陪位。初，有司定儀，當肅揖，上特再拜，以伸崇奉之意。百官皆拜。帝斂衽，北面，式瞻睟容，仍



圖1 〈圖像誌·大成至聖文宣先師孔子之像〉 《闕里志》卷1 明崇禎年間孔胤植刻本 取自《孔子文化大全·史誌類》，冊42，濟南：山東友誼書社，1989，頁53。

顧廟宇制度，嘉嘆久之。（《東家雜記卷上·歷代崇奉》）

「肅揖」為恭敬拱手行禮，「再拜」則是行二次跪拜禮。「帝斂衽，北面」，可知孔子像位於「南面」的帝位，據此可推文淵閣的孔子像龕也是「南面」，閣臣於「北面」行四拜禮。四拜禮見弘治元年（1488）吏部尚書王恕（1416-1508）〈視學奠禮奏表〉記載：「我朝太宗皇帝幸學，躬行一奠四拜之禮，尊師重道，蔑以加矣。」⁴「太宗」是永樂皇帝朱棣原廟號，嘉靖十七年（1538）廟號改為成祖。於是可知，孔子「王者」像在唐代以來主要出現於傳授知識的廟學外，明代亦出現於保存知識的皇家藏書處：文淵閣。

孔子講學圖像的出現場合

傳授知識與保存知識的場合，除了孔子「王者」像外，孔子五十八代孫孔公恂，於成化四年（1468）六月撰〈重修闕里先聖廟并御製碑記〉，記載其他類型的孔子像：

今上在春宮時，臣孔公恂受知英廟與太子……文華殿、左春坊，設〈先聖凭几圖〉畫像。御經筵時，先執弟子之禮。文淵閣亦設〈先聖杏壇圖〉畫像，顏曾以下諸弟子侍立。香燭之儀，供自內帑。及登寶位，首舉幸學之典。詔有司修天下孔子廟宇，而於闕里尤加重焉。⁵

孔公恂生平據《明史》卷一百五十二本傳與《國朝獻徵錄》卷十八〈詹事府少詹事孔公恂傳〉記載，景泰五年（1454）進士，授禮科給事中，天順年間（1457-1464）任詹事府少詹事，為太子講讀。太子即位皇帝，年號成化。成化二年，孔公恂丁父憂，成化五年服闋，復任少詹事，改任南京詹事府，二年後卒於官。孔公恂撰此文的原由，憲宗即位之初，下詔巡撫山東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賈公銓重修闕里先聖廟，始於天順八年（1464）九月，成化元年（1465）十一月落成。又請憲宗遵循太祖、成祖前例，親灑宸翰，在大成門之南重修先聖廟碑，成化三年四月落成，次年六月揭幕。

文中提到「文華殿、左春坊，設〈先聖凭几圖〉畫像……文淵閣亦設〈先聖杏壇圖〉畫像」，孔公恂〈重修闕里先聖廟并御製碑記〉官銜為「詹事府少詹事兼左春坊左諭德充經筵講官」，左春坊為詹事府的屬官，詹事府任務是「輔導太子」，《明史》卷七十三〈職官志二〉記載：

凡入侍太子，與坊、局翰林官番直進講《尚書》、《春秋》、《資治通鑒》、《大

學衍義》、《貞觀政要》諸書。前期纂輯成章進御，然後赴文華殿講讀。講讀畢，率其僚屬，以朝廷所處分軍國重事及撫諭諸蕃恩義，陳說於太子。

直至晚明沈德符（1578-1642）《萬曆野獲編》仍記載為文華殿「本主上與東宮講學之所」，經筵於英宗正統初年（1436）始為定制，每月初二、十二、二十二，舉行三次。開講前，文華殿當值太監設御座，御案於御座之東稍南，講案於御案之南稍東。講學的內容為「四書經史」，講畢，講官至左順門，酒飯畢，入向皇帝行叩頭禮，禮成。⁶可見〈先聖凭几圖〉出現在文華殿這教授學問的場合，〈先聖杏壇圖〉出現在文淵閣這保存知識的場合，應有其源流。此二圖怎樣表現？孔公恂文中沒有詳述。二圖是同時出現？還是有先後差別？應要有所釐清。

凭几圖：孔子與十弟子的早期圖像

〈凭几圖〉的文字記載可見孔子四十七代孫孔傳於紹興四年（1134）撰成《東家雜記》，其〈先聖小影〉一節記載孔子畫像類型：

家廟所藏畫像，衣燕居服，顏子從行者，世謂之〈小影〉，於聖像為最真。近世所傳乃以先聖執玉塵，據曲几而坐，或侍以十哲，而有持櫬蓋捧玉磬者；或列以七十二子，而有操弓矢、披卷軸者；又有〈乘車十哲從行圖〉，皆後人追寫，殆非先聖之真。

可知當時流傳〈孔子據曲几坐圖〉有孔子獨像、或者配以十弟子與七十二弟子三種。在圖示上，有孔子四十六代孫孔宗壽於紹聖二年（1095）所刻〈孔子按几坐圖〉（圖2），題識：宗壽家藏唐吳道子畫先君夫子按几而坐、從以十弟子者，世謂之〈小影〉；又立



圖2 北宋 孔宗壽刻〈孔子按几坐圖〉 取自孟久麗，〈遺珍與楷模：宋元時期孔裔族中及書院中的孔子「遺像」之研究〉，《國立台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》，34期，2013年3月，頁37。

而顏淵侍者謂之〈行教〉。〈行教〉已有石本，但〈小影〉模傳極多，慮久而訛。今亦刻堅珉，庶愈久不失其真也。

孔宗壽與孔傳對於〈小影〉的記載有異，孔宗壽認為〈孔子按几坐圖〉為是，孔傳則認為〈顏子從行〉為是。「小影」又稱小像、小照，是小的肖像，哪一圖像被理解成孔子小影，即具有正統標準像的意涵。從孔宗壽題識來看，在此之前，〈孔子按几坐圖〉已有不少模本流傳，但孔宗壽堅信家藏唐代吳道子所畫的孔子像為正宗，至於這是否為吳道子親筆所畫，今無法證明。「十弟子」記載於《論語·先進篇》



圖3 東晉 陶憑几 南京曹後村出土 取自南京市立博物館，〈南京虎距關、曹後村兩座東晉墓〉，《文物》，380期，1988年1月，頁82。

「從我於陳、蔡者，皆不及門也。德行：顏回、閔子騫、冉伯牛、仲弓。言語：宰我、子貢。政事：冉有、季路。文學：子游、子夏。」以孔子與十弟子來表現，具有怎樣意涵，較早有晉朝王廙（276-322）畫〈孔子十弟子圖〉的文字記錄：

時右軍亦學畫於廙。廙畫〈孔子十弟子〉，贊云：「余兄子羲之，幼而岐嶷，必將隆餘堂構，今始年十六，學藝之外，書畫過目便能，就余請書畫法，余畫〈孔子十弟子圖〉以勵之。」（唐代張彥遠《歷代名畫記》卷五）

王廙畫此圖贈與姪子王羲之，將其視為自己書畫的傳人，此圖成為傳道的象徵，可見孔子與十弟子的圖示，具有師資傳授的證明，但王廙所畫，是否以「按几」、「據几」等方式表現，不得而知。

孔宗壽所刻〈孔子按几坐圖〉，凡是席坐時代的一件重要家具，有二足與三足二種，三足為托腰式凭几，呈半面形，高度與坐時身體側靠或前伏、後靠相應，南朝墓中出土尤多（圖3），可緩解久坐的疲勞，設不設几、憑不憑几，又有著禮儀的內容。《詩經》「戚戚兄弟，莫遠具爾，或肆之筵，或授之几。」鄭玄的箋註「年稚者為之設筵而已，老者加之以几。」禮成燕

飲，以聚親族，以輩分年齒爲貴，年長者受几，特別表示尊禮。⁷〈孔子按几坐圖〉所缺少的三位弟子，可見於孔子五十一代孫，於金章宗明昌二年（1191）襲封衍聖公孔元措編纂《孔氏祖庭廣記·圖本》，是由「太學生介山馬天章畫像」。《孔氏祖庭廣記》成於金哀宗正大四年（1227）編成，是書繼宋神宗元豐八年（1085）《家譜》，以及宋徽宗宣和六年（1124）《祖庭雜記》二書來擴編。圖本載有十五圖，「荆添十二」（圖4），可推測最前〈聖像小影〉、〈憑几〉、〈乘輅〉三圖爲之前所有。「憑几」，又稱凭几，是依倚的意思，〈憑几圖〉中孔子手持有物，身靠曲几，坐於榻上。背後有弟子七人侍立，有持物與不持物，可辨的持物有琴與華蓋。孔子面前有三位弟子侍立，雙手置於胸前，最前一位身前傾，呈現聆聽之態。（圖5）《孔氏祖庭廣記》的〈憑几圖〉和孔宗壽所刻〈孔子按几坐圖〉比較，在人物表現雖有不同，但是人物的相對位置可說是一樣的，故可以〈憑几圖〉來推想〈孔子按几坐圖〉的全貌。

孔公恂文章寫於成化四年（1468）所提到的〈先聖凭几圖〉在圖像上會有怎樣的變化？明孝宗弘治十七年（1504），闕里孔廟大修竣工，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李東陽奉詔至曲阜祭孔，其間議定撰修《闕里志》，提學副使陳鏞於弘治十八年撰成，李東陽作序，刻版印刷。《闕里志》卷一〈圖像誌〉刊有〈凭几像〉一幅，也是十弟子，七位侍立於孔子旁，三位面對孔子，呈現聆聽之狀，由於家具習慣的改變，明代〈凭几像〉在曲几的表現上曖昧不明，似乎繪製者不明瞭「几」的實際功用。（圖6）可見，孔子與十弟子圖的表現方式至〈凭几圖〉而固定，雖然經過時間的遞嬗，在面部、衣著、持物上有所改變，但在人物的相對位置上，並沒有多大的變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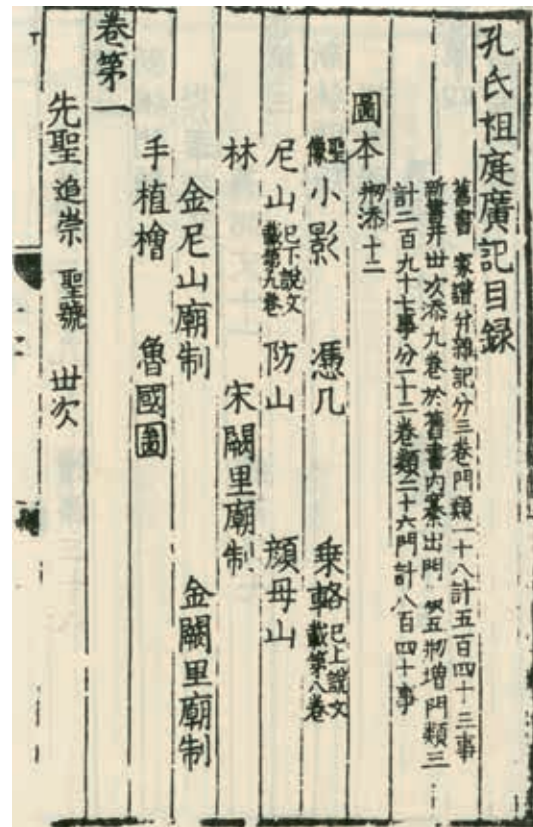


圖4 《孔氏祖庭廣記·圖本》 金正大四年孔元措刻本 取自《孔子文化大全·史誌類》，冊41，頁23。

杏壇圖：孔子與十弟子的後出圖像

孔公恂〈重修闕里先聖廟并御製碑記〉記載：「文淵閣亦設〈先聖杏壇圖〉畫像，顏曾以下諸弟子侍立」，「杏壇」一詞，見於《莊子·漁父》「孔子遊乎緇帷之林，休坐乎杏壇之上。弟子讀書，孔子絃歌鼓琴」，有位須眉交白的漁父下船聽琴，並問孔子的學問，子貢回答：「性服忠信，身行仁義，飾禮樂，選人倫，上以忠於世主，下以化於齊民，將以利天下。」然而《東家雜記·杏壇》記載：

先聖殿前有壇一，所即先聖教授堂之遺址也。……本朝乾興間，傳大父中憲監修祖廟，因增廣殿庭，移大殿於後講堂。舊基不欲毀拆，即以甃甃爲壇，環植以杏，魯人因名曰「杏壇」。



圖5 《孔氏祖庭廣記·憑几圖》 金正大四年孔元措刻本 取自《孔子文化大全·史誌類》，冊41，頁31-32。



圖6 〈凭几像〉 《闕里志》卷1 嘉靖三十一年孔承業刻本 取自《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·史部·地理類》，冊23，北京：書目文獻出版社，1988，頁402。

乾興元年（1022）是北宋真宗趙恆的年號，僅用一年，真宗逝世，元年二月宋仁宗即位仍沿用。從引文判斷，「杏壇」作為特定地點的稱呼，不早於北宋初期，但在孔子教授的遺址植以杏樹，應受到《莊子·漁父》的影響。《東家雜記》的首圖，雖然沒有圖名，但可理解為〈杏壇圖〉。此圖右方為一大杏樹，孔子為一老者像，坐於由石階堆疊成的壇上，手操絃琴，其旁有十弟子侍立，手操絃琴，呼應《莊子·漁父》「孔子絃歌鼓琴」的記載。（圖7）

《東家雜記》成於南宋高宗紹興四年，若以此為準，便會將〈杏壇圖〉理解成南宋初年即以出現，但是在書中〈先聖小影〉並未提到此圖。《四庫全書提要》記載《東家雜記》「前有〈孔子生年月日考異〉一篇，末題淳祐十一年（1251）秋九月」、「末有〈南渡廟記〉一篇，題寶祐二年（1254）二月」、「後有淳熙元年（1174）葉夢得跋。蓋三篇皆重刻所續入也」，這三篇文章，為孝宗、理宗時期所作。《東家雜記》卷末亦「續添襲封世系」，列出孔子四十九代至五十三代孫襲封衍聖公的孔珍、孔摺、孔文遠、孔萬春、孔洙等人。孔子第四十八世孫襲封衍聖公孔端友奉孔子夫婦楷木像從曲阜南下，建炎二年（1128）高宗於揚州行宮舉行郊祀，高宗下詔孔端友侍祀。紹興六年（1136），下詔以浙江衢州州學為孔氏家廟。紹興十年（1140）七月「甲子，復釋奠文宣王為大祀。」（李心傳《建炎以來系年要錄》卷一百三十七）這追隨宋高宗南下一支，後世稱為孔氏「南宗」。元世祖至元十九年（1282），滅南宋，議立孔子後代以寓於衢州為大宗，欲召孔洙回曲阜襲封，孔洙辭讓，於是下詔免去孔洙衍聖公爵號。從過程來看，此《東家雜記》應為孔氏衢州增補本，那〈杏壇圖〉出現的時間，或要更晚。

《東家雜記》增補本，卷首增刻〈北山移文〉、〈擊蛇笏銘〉、〈元祐黨籍〉等篇，〈杏壇圖〉旁配有一歌「暑往寒來春復秋，夕陽西下水東流。將軍戰馬今何在？野草閒花滿地愁。」《四庫全書提要》記載取自〈杏壇圖說〉：夫子車從出國東門，因觀杏壇，歷級而上，顧弟子曰：「茲魯將臧文仲誓盟之壇也。」睹物思人，命瑟而歌，其歌曰：「暑往寒來春復秋，夕陽西去水東流。將軍戰馬今何在，野草閒花滿地愁。」

對於此歌，《四庫全書提要》說到：「按此歌偽妄，不辨而明」，〈杏壇圖說〉未見於《東家雜記·杏壇》一節，卻見於南宋謝維新《事類備要》前集卷五十七〈技術門·撫琴·睹物命琴〉，謝維新為「宋寶祐間膠庠進士」，⁸「寶祐」（1253-1259）為宋理宗第六個年號，這是〈杏壇圖〉的下限。南宋陳振孫（1179-1262）《直齋書錄解題》記載「《東家雜記》二卷」，未記有增補文章。又，孔洙於宋理宗淳祐元年（1241）襲封衍聖公，故《東家雜記》增補本上限是孔洙襲封衍聖公之始，下限是元代至元十九年讓爵之後不久。

《東家雜記·杏壇圖》，亦可見於福建崇安人陳元靚《新編纂圖增類羣書類要事林廣記》續集卷四〈文藝類·琴〉的〈夫子杏壇之圖〉，也是孔子操琴，十弟子侍立，所用的版本為元文宗至順年間（1330-1333）建安椿莊書院刻本。（圖8）《事林廣記》性質為日用類書，內容需與民生相關，淺顯易懂，〈夫子杏壇之圖〉的出現，反映此圖的流行。清代楊守敬（1839-1915）《日本訪書錄·新編羣書類要事林廣記》中將陳元靚定為宋人，至元代猶存，⁹可知為宋末元初人，配合《東家雜記》增補本成書時間來看，〈杏壇圖〉在南宋理宗至於元初之間，



圖7 《東家雜記·杏壇圖》 南宋末至元初孔氏衢州增補本 取自《孔子文化大全·史誌類》，冊12，頁15-16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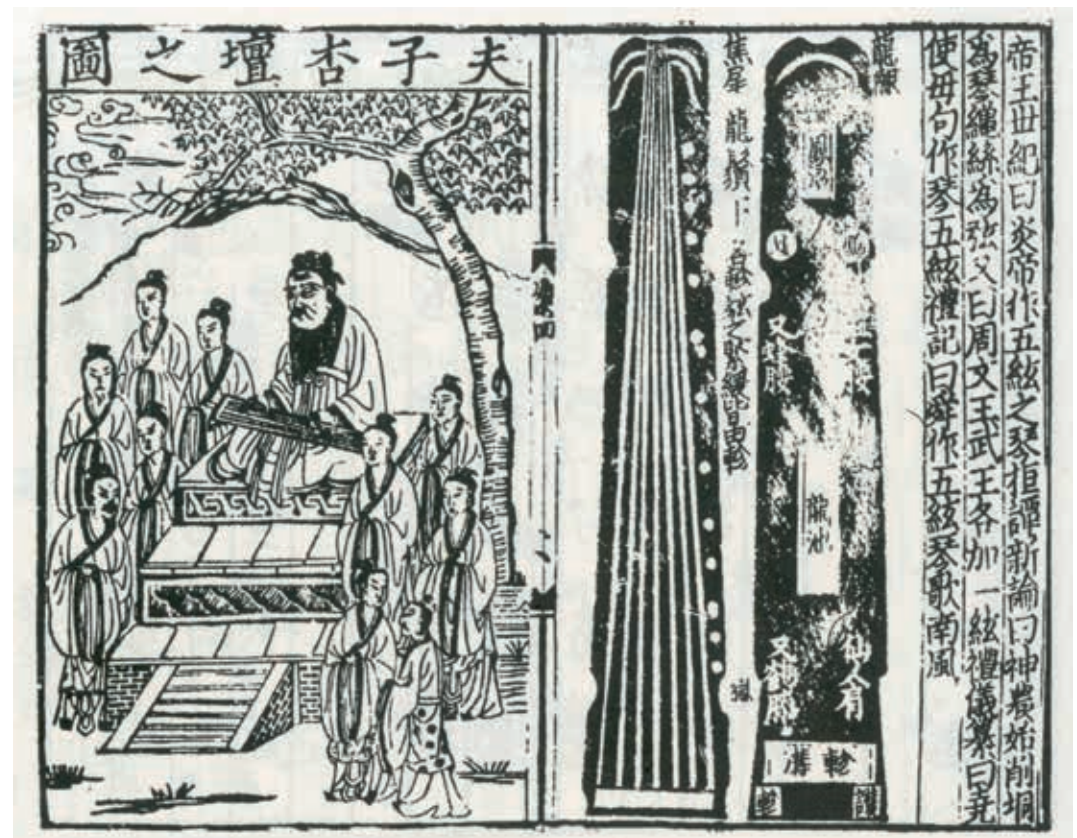


圖8 〈文藝類·琴·夫子杏壇之圖〉 《新編纂圖增類羣書類要事林廣記》續集卷4 元·至順建安椿莊書院刻本 取自《續修四庫全書·子部·類書類》，冊1218，頁411。

已相當流行。

孔公恂記載文淵閣內的〈先聖杏壇圖〉是怎樣的表現，不得而知，同時期的程敏政（1445-1499）有〈宣聖杏壇圖像〉一詩：「有壇斯杏，有操猗蘭。知德者鮮，行道之難。繼體舜文，不在高位。大雅遺音，被於萬世。」程敏政於成化十三年直至成化二十三年（1477-1487）明憲宗逝世為止，擔任詹事府左春坊左諭德、侍講經筵，兼皇太子講讀，¹⁰ 這亦是孔公恂在天順年間（1457-1464）明憲宗為太子時所擔任過的職務。「有操猗蘭」見於南宋鄭樵《通志》卷四十九《樂略第一》的記載：「〈猗蘭操〉亦曰〈幽蘭操〉，世言孔子作。孔子傷不逢時，以蘭薺麥自喻，且云：我雖不用，于我何傷？言霜雪之時，薺麥乃茂，蘭者取其芬香也。」〈杏壇圖〉的特色為孔子操琴，從程敏政〈宣聖杏壇圖像〉文字來推測文淵閣〈先聖杏壇圖〉，應是南宋理宗至元初流行〈杏壇圖〉的延續。

結論

孔子沒有肖像留存，其形象由後世依據想像以及使用場合來加以形塑。漢代以來，帝王以敕封方式追尊孔子爵號，在中國廟學場合中，孔子身穿的章服與頂戴的旒冕，相應於禮制所規定的身分。後世認知孔子的貢獻是「有教無類」，即不拘弟子出身，將知識推廣至各階層，現今所熟悉的孔子形象，是北宋後期流行的〈顏子從行圖〉中將其獨立出來而作為形象的代表。然而，孔子講學傳道的形象上，尚有孔子與十弟子這一圖示，發源甚早，至〈凭几圖〉與〈杏壇圖〉才成為固定的表現。〈凭几圖〉流行於北宋後期，以「凭几」來表現輩分尊卑，直至明代中期，尚用於帝王的教育場所：文華殿。〈杏壇圖〉是孔子與十弟子後出的另一固定圖示，

出現於南宋，宋理宗至元初已經流行，後來亦出現明代皇室藏書之地：文淵閣。以上孔子諸多形象，不離於教授學問與保存知識的場合，「師表」作為孔子的核心形象，現今仍深烙於大眾的心目。

作者為香港近墨堂書法研究基金會研究員

註釋

- 高明士，《中國中古的教育與學禮》（臺北：臺灣大學出版中心，2006），頁540-548。
- 高明一，〈至聖文宣王—孔子在北宋的尊崇與形象〉，《故宮文物月刊》，413期（2017.8），頁54-64。
- （明）楊士奇，〈文淵閣書目題本〉，收入《文淵閣四庫全書·史部·目錄類》，冊433，頁113-114。
- （明）陳鎬纂修、孔弘乾續修，《關里志》，收入《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·史部·地理類》（北京：書目文獻出版社，1988，據明嘉靖三十一年孔承業刻本影印），冊23，卷12（15卷本），〈奏表〉，頁739。
- （明）陳鎬纂修、孔弘乾續修，《關里志》，卷12，〈奏本〉，頁649。
- （明）沈德符，《萬曆野獲編》，收入中國古籍整理研究會編，《明清筆記史料叢刊（明）》（北京：中國書店，2000），冊84，卷9，〈內閣·兩殿兩房中書〉，頁279；李東陽撰、申時行等重修，《大明會典》，收入《續修四庫全書·史部·政書類》，冊790，卷50，〈禮部十·經筵〉，頁106-108。
- 黃伯信編，《中國古代家具綜覽》（合肥：安徽科技出版社，2004），頁76；楊之水，〈隱几與養和〉，《唐宋家具尋微》（香港：中和出版，2015），頁129；楊之水，《詩經名物新證》（香港：中和出版，2016），頁48。
- 謝維新對〈杏壇圖說〉此段文字的記載，收在《文淵閣四庫全書·子部·類書類》，冊942，頁728；謝維新成進士時間的記載，見（明）孫能傳，《內閣藏書目》，收在《續修四庫全書·史部·目錄類》，冊917，卷4，〈類書部〉，頁54。
- 曹亦冰，〈《纂圖增新羣書類要事林廣記》影印說明〉，《日本宮內廳書陵部藏宋元版漢籍選刊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，2012），頁1-3。
- 程敏政〈先聖杏壇圖〉的紀錄，見氏著《篁墩集》，收在《文津閣四庫全書·集部·別集類》，冊1257，卷56，頁152；程敏政的任官經歷，見何威萱，〈寂寞的神童：明儒程敏政生平要事考釋〉，《中國文化研究學報》，63期（2016.7），頁102。

